

欢迎投稿:qlwbzd@163.com

错了就改

●10月23日A25版《朱骏微博认证撤申花投资人头衔》第三段:“朱骏的最新动态还是在20晚”,“20晚”应为“20日晚”。

●10月24日A6版《3艘中国军舰驶向冲绳方向》第二栏:“包括51、66、75和834艘海监船以及海洋调查船‘科学3号’”,“834艘”应为“834号”或改为“……834号4艘海监船”。

●10月25日A27版《麦蒂身披9号》文末“麦地也承认了困难”,“麦地”应为“麦蒂”。

●10月25日B2版《四十年前,我在济南迎接“努克亲王”》第一栏:“四十年前的1972年……我国第一枚氢弹爆炸试验成功”有误,我国第一枚氢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时间是1967年。

●10月27日A9版《新闻联播或首次引入评论员》倒数第二段《午间新闻联播》应为《午间新闻》。

●10月29日A5版《车轮上的生意》第六段“庞爱艳推着小车和丈夫会和”,“会和”应为“会合”。

●10月29日A14版《本山不差钱 差的是水平》最后一句“毕竟很多时候鱼和熊掌不可得兼”,“不可得兼”应为“不可兼得”。

(感谢读者陈立新、李玉凤、周而复始、张忠祥、陶玉山、邵明武、房雪峰的批评指正)

评报员之窗

耿国铃:10月23日,今天不是老人节吗,图片采用黑白的,让人看了很不舒服。老年人都喜欢平安吉祥。

编辑者说:今天和老人有关的四个版,有三个是彩版,只有一个是黑白版,而且黑白照片如果用得好,也很有韵味。但是我还是赞同读者的观点:老人节,在版面和内容上都应该多一些喜庆的东西,没必要把话题搞得过于沉重。

陶玉山:10月24日A7版《试点学校:新操挺管用》,这个标题不够严谨。仅仅时间不长的试点,就得出新眼保健操挺管用,效果挺好的结论,缺少必要的科学依据。用个别老师的说法看法作为标题更显得太草率。

马修:我记得刚开始的,老眼保健操不是功能也很神奇吗,少折腾孩子,行吗?少点作业,好吗?

编辑者说:不管怎么

说,已沿用近半个世纪的老眼保健操,不科学甚至伤害眼是已被公认的,所以用新眼保健操取而代之既是必须也属无奈。说“挺管用”的老师,他们学校已经试用了一个学期,一个学期对孩子眼睛的影响,从医学上来说“挺管用”是成立的。

程占新:10月29日A6版《百公里7个油的飞机滨州造》,而“走基层看民生”标题下的“百公里7个油的飞机滨州造”不知道算哪门子的民生?普通百姓有谁买得起这样的小飞机?难不成你让菜农开着飞机去卖菜啊?展示发展成果可以,乱用“民生”冠名就是不对的了。

编辑者说:此稿大标题下还有一个标志:“蓝黄走笔·见证变化,记录成就”,这样就没问题了。沾化、阳信等地,过去是又穷又落后的“北三区”,现在能造出这种“唯一”的飞机,折射出国

家的巨大变化,令人欢欣鼓舞。

陈立新:10月20日A10版《公证处主任被曝年收入80万》。实际情况是,“在2010年,沈主任的收入是83.22万元”。80万和83.22万相差3.22万元,几乎等于好多人一年的收入。标题随手一改就缩水了3万多元,同时也使标题和报道内容出现了不一致。

编辑者说:言之有理。标题中加一个“多”字,即“公证处主任被曝年收入80多万”,那就严丝合缝了。

文暖:10月28日A9版《老徐做评委言简意赅》,文中主要是写黎明作为观察员的表现与刘世学的表演,只是在文末简单提到徐静蕾,并且也没有写出她的评论内容或相关表现,在文中的重要性无法与黎明相比,所以题目比较突兀,与文章内容不相符。

读者评报

太夸张了

10月24日A8版《卖枣挣钱,不卖枣也能赚钱》,文中第二段:“22日,德州乐陵云红街办田家村枣农田敬云说,以前自己拉着出去卖价格不稳定,如今都上门收购,价格从原来每斤几元上升到十几元,一年能净赚七八万元”及第三段:“在乐陵,像田敬云这样的枣农有30万户,年产干枣1亿多公斤”,这种说法太夸张了,首先乐陵市人口也就是70万人左右,竟然有30万户枣农,这不符合常识。并且大多数枣农也不可能都像田敬云那样一年能净赚七八万元,果真如此何愁小康?

读者 刘学英

感谢读者关注。这些数字均来自当地政府正规数据,写稿之前及收到读者来函后均进行过核实咨询。

记者 邢振宇

叙述不详细

10月25日A14版《拉煤大货车清晨扎进民房》最后一段说:“交警部门勘察现场后,调来了清障车将肇事大货车和面包车拖走。”该文主要叙述钻进民房的大货车,只是借货车司机之口提及车祸是“为躲避一辆面包车”。既然货车为躲避面包车而撞墙,那面包车应该没有发生碰撞,自行开走就行,何必拖走?面包车的真实情况如何,缺乏详细交代。

读者 吴敏

处理交通事故,后果不严重并经双方同意,当事人经过道歉、适当赔偿等可以即时离开。但像本文报道的这类事故,责任不清、后果较严重的,则需要将双方车辆拖走,到交警部门进行正常程序处理。

记者 潘旭业

秋天的祝福

党的第十八即将召开,济南市南部山区一位年近七旬的农民老党员为表达自己的一片真情,用金灿灿的玉米在房顶上摆出了“喜庆十八大”字样,同时用红色玉米设计出了精美的党徽图案。

拍客 马洪利



欺负我的人

作者:罗杰·凯泽 翻译:费方利

这天上午10点多,我走进佐治亚州布伦瑞克的一家生意火爆的餐厅。所有的座位都满了,于是我就在吧台坐下来。我拿起一份菜单,看着上面的各色菜肴,正想着是要早点呢,还是直接吃中午饭。

“抱歉。”有人说,还碰了下我的肩膀。

我抬起头扭过去,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士站在我面前。

“你是叫罗杰吧?”她问我。

“是的。”我回答道,但我似乎从未见过这位女士,因此我看起来疑惑不已。

“我叫芭芭拉,我先生是托尼。”她一面说,一面指着远处通向盥洗室的那扇门附近的一个男子。

我朝她指着的方向望去,但那里坐着许多人,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桌旁。

“不好意思啊,我……我想我不认识你们。但是我的名字是叫罗杰·凯泽。”我告诉她。

“托尼·克莱克顿,你还记得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兰登高中的托尼吗?”她问我。

“真的很抱歉。这个名字我一点印象都没有。”我说。

她转过身去,走回桌旁坐下。和她先生聊了起来,过了一会儿,她又转身来望我。

我决定点一份早餐,还有一杯脱咖啡因咖啡。于是,我继续坐在那里,但脑海里不断搜索着这个名字叫托尼的家伙究竟是谁。

“我一定要认出他来。”我暗自想着。“他能认出我来,肯定是有原因的。”我拿起咖啡杯,小啜一口。突然,这个名字像一道闪电一样在我脑海中浮现。

“托尼,公牛托尼。”我含糊地

说着,坐在凳子上摇晃着,朝着他的方向看去。

“是我七年级时的恶霸。”我终于想起来了。

他在班上的女同学面前嘲笑我的大耳朵,这讨厌的家伙有多少回让我出丑啊!因为我的父母早就去世了,我不得不住在孤儿院里,这个可恶的混蛋有多少回嘲笑我啊!为了让自己在其他学生面前看起来像个大人,这个大恶霸有多少回在过道上把我抵在储物柜上猛撞啊!

他举起手来,朝我挥舞。我笑笑,也向他挥手,接着转过身开始享用我的早餐。

“老天啊,他现在这么瘦了!一点儿都不像我记忆中1957年的那个壮如牛的大块头了。”我暗自想着。

突然,我听到餐盘打碎的声音,我转身去看发生了什么事。是托尼试着回到轮椅上时,不小心把桌子上的餐盘碰翻了,他和妻子用餐的时候轮椅停在盥洗室的过道里。女侍者跑过去,开始收拾打碎的餐盘,我听着托尼夫妇给他们致歉。

托尼太太推着轮椅经过我身边时,我抬起头来,冲他们微笑。

“罗杰。”他叫道,冲我点头。

“托尼。”我回他一声,也对他点头。

我望着他们走出餐厅,缓缓地走向一辆小货车,车子的侧门处有一个轮椅通道设备。

我坐在座位上,看着他太太推他上去,但是她努力了一次又一次,就是推不上去。于是,我起身,付了钱,走向货车。

“有什么问题吗?”我问道。

“这个偶尔会有点卡。”托尼

说,“你能帮我把他推进货车里吗?”他太太问道。

“我想我可以。”我一面回答,一面抓住轮椅,把托尼搬到客车里。

我打开门,扣上了轮椅的制动装置。

“好了,老兄,手抱紧我的脖子啊。”我说道,然后倾下去,揽起他的腰,小心翼翼地把抱到货车的乘客座上。

托尼松开了我的脖子,我开始帮他移动两条腿——柔软无力的双腿,把它们一一放进去,好好地搁在他前面。

“你还记的,对吗?”他问道,眼睛直直地看着我。

“我记得,托尼。”我回答。

“我猜你在想‘恶有恶报’吧。”他说道,声音轻轻地。

“托尼,我永远不会那么想的。”我说,脸上的表情可能会很严肃。

他的身子靠过来,抓住我的双手,紧紧地握着。

“你那时的感受,同我现在坐在轮椅里的感受一样吧?”他问我。

“托尼,几乎是这样吧。你很幸运。有爱你的人推着你四处走,我那时候却没有。”我回答他。

我把手伸进口袋里,取出一张卡片来,在上面写上我的家庭电话,然后递给他。

“有空的时候给我打电话。我们一起吃饭。”我对他讲。两人相视而笑。

我站在那里,望着他们的车开向洲际公路,最终从通向南边的上坡消失不见。我多么希望他有空时给我打电话,他将会是我高中岁月里唯一的一个朋友。

我心目中的人机对话

作者:米奇·阿尔博姆 翻译:孙开元

在那些iPhone广告里,明星们用Siri语音识别功能做着简短的对话交流,手机发出的是女声,明星们看上去对这个应用得心应手。但是你要问我,我会告诉你,他们的人机对话听起来很是愚蠢。

就拿女演员佐伊·丹斯切尔来说吧,广告里,她穿着睡衣,告诉她的iPhone:“提醒我打扫屋子哦……明天。”她怎能如愿吗?她连打扫屋子都忘了,能保证明天想起来看手机吗?再说,她的屋子那么乱,明天能找到手机吗?

还有演员塞缪尔·杰克逊,他告诉Siri:“告诉我哪里有机蘑菇,我要用它来做意大利调味饭。”首先来说,让塞缪尔·杰克逊做意大利调味饭就够难为他的了,再者,就算他会几乎厨艺,他以前出去买过菜吗?难道他突然觉悟,摇身一变成了乖巧的家庭妇男了?

也许最差劲的要算约翰·马尔科维奇做的广告了,他坐在一辆马车上,在古典音乐声中,他让手机给他讲个“笑话”。

“两台iPhone走进了一家酒吧。”机器说话了,“其余的我忘记了。”

马尔科维奇哈哈大笑起来,这倒能证明他是一个好演员。

我和他们不是同类人,我后悔自己买了这个“最新技术”。我和机器对话的次数不多,但也会体会到了一个集成电路板不会成为你的朋友,无论你把它放在多近的地方,或是

开车到多远的地方。

其实,语音技术真正让我感到困惑的是,这个小玩意儿减小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,而且让我们越来越离不开它了。

但是,同一个语音识别软件来交流,听到的总是一系列数字化应答,这种方式永远不会有在心上人耳边窃窃私语时的感觉。丹斯切尔、杰克逊和马尔科维奇给iPhone做的广告却是在告诉我们,你和你的机器独处一段轻松、惬意的时光。

这显然不可能。现在,整日面对电脑、手机,我们已经变得感觉迟钝,甚至与朋友们的一个眼神交流也正在变成奢望。

我真正希望听到的人机对话是这种形式:

“一个杯子里能装多少盎司水?”

“你能不能问问你妈妈?”

“好吧,给妈妈发个短信。”

“她更愿意听到你的声音。”

“我不想问她这种问题……”

“晚了,已经和她接通了。”

“儿子,是你吗?”

“哦,嗨,妈妈。我只是有点想你了……”

如果有一天他们发明出了这样能提醒你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语音机器,不要忘了告诉我。在那一天到来之前,我只想和朋友、亲人们进行对话,即使他们无法帮我找到有机蘑菇。

译文

编辑:李皓冰
邮箱:2009fany@163.com